

四川方言动词重叠式的魅力与特色探究

左娅婷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文化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3

摘要: 动词重叠是汉语中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语法手段, 能够细腻传递动作的情貌、动量及时量特征, 是汉语语法系统中极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四川方言作为西南官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动词重叠形式承袭了汉语动词重叠的共性特征, 又在长期的地域使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表达体系。本文以四川方言动词重叠式为研究对象, 结合文献与口语实例, 重点分析“V倒V倒”、“V起V起”、“V—V的”、“要V不V”、“V没V”等几类特色重叠形式的结构特征、语法功能、语义内涵并对比其与普通话动词重叠式的表达差异。研究发现, 四川方言动词重叠更倾向于表现动作的持续、状态的反复及临界情态, 其表达贴近日常交际场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表现力。

关键词: 四川方言; 动词重叠; 语法功能; 语义特征

0 引言

动词重叠是汉语表达动作情态、动量及时量的一种重要语法手段, 在现代汉语各地方言中均有体现, 且因地域文化与语言发展的差异呈现出多样的表达形态。在普通话中, 重叠形式主要表示短时、尝试或轻松意味。而四川方言(以成渝片西南官话为代表)的动词重叠形式更为多样, 功能丰富, 能够精准细腻地描绘动作的持续反复、状态的动态变化、动作发生前的临界情态, 还能传递说话人的主观情绪与评价。这些形式如“走倒走倒”、“想一想的”, 已成为日常口语中富有“川味”的表达。现有汉语语法研究中, 对普通话动词重叠的探讨已较为深入, 而对方言动词重叠的研究多集中于形式梳理, 对其语义内涵与语法功能的系统性分析仍有拓展空间。本文以口语实例为基础, 分析几类特色重叠式的结构、功能、语义及其与普通话的差异, 展现其独特魅力。

1 四川方言动词重叠的特色形式与功能

四川方言的动词重叠形式突破了普通话以动词自身重叠为主的模式, 融入了大量方言特色虚词, 形成了结构独特、功能鲜明的表达体系, 其中以下几类形式在日常使用中频率最高、地域特色最突出, 且承载着普通话所缺乏的语法功能。

1.1 持续进行态: “V倒V倒”与“V起V起”

四川方言常用“倒”和“起”作为持续或状态标记, 它们进入重叠式后, 表达效果更为突出。“V倒V倒”表示一个动作持续进行的过程中, 另一情况发生或即将发生, 强调动作的持续是后续变化的背景, 形成“动作持续—事态变化”的表达逻辑。例如: “红萝卜, 咪咪甜, 看倒看倒要过年。”(儿歌)(看着看着就要过年了。); “走倒走倒就下起雨来了。”(走着走着就下起雨来了。); “说倒说倒的, 他逗毛了生气了。”(说着说着, 他就生气了。)

核心在于表现动作的持续进程及其作为事态发展的背景, 通常用于叙述句中, 连接前后两个相关事件, 相当于普通话的“V着V着”, 但使用频率更高, 口语色彩更浓。前面常不能直接加“不”否定, 但可用“莫[piau³](不要)”劝阻, 如: “莫看倒看倒书就睡着了哦!”

“V起V起”则与“V倒V倒”形成语义互补, 其核心并非强调动作的动态持续, 而是侧重表现动作完成后所形成的状态持续存在, 或动作本身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中进行, 更注重静态的状态呈现。例如: “有钱人的肚子都是挺起挺起(的)。”(状态持续)“把旧报纸捆起捆起(的)放在门口。”(动作完成后的状态持续)“他想起想起的笑。”(动作“想”反复发生, 形成“笑”的状态背景)“背都咳得来躬起躬起(的)了。”(状态持续且程度深)

核心在于描绘动作导致的状态或动作本身呈现的状态, 后面常加“的”使其更接近形容词性短语, 描述状态。可以做谓语(如上例)、定语(“躬起躬起的样子”)、补语(“咳得来躬起躬起的”)。否定式“不V起V起”常用于假设句, 通过否定状态来突出状态的作用, (如: “不挺起挺起的, 你咋晓得我肚子大喃?”“不端着点架子, 身份显不出来嘛?”)。

1.2 反复持续态: “V—V的”及其变体

“V—V的”这是四川方言中极具特色的一类重叠, 也是日常口语中使用最灵活的形式之一。部分语境中还存在“V啊V的”的语音变体, 其中“啊”会随前一字的韵尾发生自然音变, 如“晃啊晃的”“扭呀扭的”, 二者语义与语法功能完全一致, 仅语音形式存在差异。

例如: “买几个苹果还选一选的, 笑人得很!”(选来选去, 挑剔状)

“新安的灯就晃一(啊)晃的了。”(不停地晃)

“娃儿些都是跳一(啊)跳的(地)走路。”(蹦蹦跳跳地)

“他在那儿想一想的(地)哭。”(边想边哭,反复想)

“脑壳痛得来扯一(啊)扯的。”(一阵阵地抽痛)

核心语义是描绘动作反复、持续进行时所呈现的某种状态,这种状态往往具有较长的时量和较多的动量。“V—V的”整体功能相当于形容词,可描述主语的状态(作谓语)、描述动作的方式(作状语,后加“地”)、描述动作导致的结果状态(作补语)、描述事物的性质状态(作定语)。常带有说话人的主观评价,多为不满、厌烦(如挑剔、晃动)、或生动描绘(如蹦跳、抽痛)。与普通话“V—V”表示表示短时、尝试不同,四川方言“V—V的”语义更接近普通话的“—V—V的”(如“一闪一闪的”、“一扭一扭的”),但四川话更常用简洁的“V—V的”变式。

1.3 临界情态：“要V要V的”与“要V不V的”

情态表达的细腻化是四川方言动词重叠式的重要特色,这两类重叠式专门用来描绘动作处于即将发生但尚未发生的临界状态,表达一种悬而未决的情态。“要V要V的”侧重于动作马上就要发生的态势,强调动作发生的紧迫性、必然性。

例如：“看这天色，雨要下要下的了。”(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了)

“把娃儿逗得要哭要哭的了。”(孩子瘪着嘴，马上就要哭了)

“他也是要退休要退休的年龄了。”(年龄到了，随时会退)

后面必须加“的”，前面一般不能加“不”否定或“莫”劝阻，因为状态已近乎不可逆。

“要V不V的”：侧重于动作尚未发生、犹豫不决的状态。

例如：

“他站在门口，要走不走(的)，急死个人。”(犹豫不决)

“她一副要说不说(的)样子，不晓得想讲啥子。”(欲言又止)

“你看他那要理不理(的)的态度！”(爱答不理)

“莫要买不买(的)！干脆点！”(在买与不买间徘徊)

“要V不V的”描绘动作处于发生边缘的迟疑、勉强或不情愿状态，后面也必须加“的”，可以前加“莫[piau³]”进行劝阻(如：“莫要唱不唱的！要唱就唱！”)，因为动作尚未真正发生。

1.4 已然疑问：“V没V”

四川方言常用“V没V”格式来询问过去或现在动作是否发生或完成，这是一种高效的疑问形式，在日常口语的已然体询问中使用频率极高。

例如：

“你说没说那句话？”(你说过那句话没有？)

“饭吃没吃？”(饭吃了没有？)

“东西买没买到？”(东西买到没有？)

“他走没走？”(他走了没有？)

这种格式专门用于询问动作、事件是否已经发生或完成(已然体)。后面可带“过”(V没V过)、宾语(V没VO)、补语(V没VC)。普通话一般没有“V没V”格式，普通话表达相同语义用“V了没有？”(如“吃了没有？”)或口语中更简短的“V没？”(如“吃没？”)，但后者不如四川话“V没V”规整和普遍。四川话的“V没V”已经成为疑问句中固有且高频的语法格式。

2 四川方言动词重叠的特色总结与成因探析

通过对上述几类特色重叠式的分析，可总结出四川方言动词重叠式在语义表达、语法功能、结构形式上的鲜明特征，而这些特色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四川方言自身的语法系统发展，同时受地域日常交际的表达需求影响，是语言内部规律与外部使用场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强调状态轻动量。与普通话动词重叠侧重表达“短时、少量、尝试”的动量意义不同，四川方言的许多特色重叠(如“V—V的”、“V起V起”、“V倒V倒”)更侧重于描绘动作进行或完成后所形成的状态，这种状态往往具有持续性、反复性或呈现特定情貌。例如“晃一(啊)晃的”描绘的是持续晃动的状态，“捆起捆起的”描绘的是捆好后成捆的状态，“走倒走倒”描绘的是持续行走的状态作为另一事件的背景。这种对“状态”的精细刻画，使得四川方言的表达更具画面感和生活气息，让方言的情态表达体系更为完善。

其二，“边缘临界情态”的专门化表达。四川方言发展出“要V要V的”和“要V不V的”等格式，精细刻画动作处于发生边缘的微妙状态，这是普通话所不具备的语法手段，这体现了方言对情态表达的独特关注和细腻处理。

其三，“已然疑问”的高效形式，契合口语交际的经济性原则。“V没V”作为询问动作是否发生、完成的专用疑问格式，以动词重叠加否定词的简洁结构，实现了对已然体动作的高效询问，相较于普通话的“V了没有？”，结构更紧凑，表意更直接，显著提升了口语交际的效率。

其四，虚词成分的融入与虚化，成为特色重叠式的核心构成要素。四川方言的重叠式中大量融入了“倒”、“起”、“要”、“没”等虚词。“倒”、“起”作为持续、状态标记，是构成“V倒V倒”、“V起V起”的核心；“要”

在“要V要V的/要V不V的”中表示动作即将发生的趋势；“没”在“V没V”中表示对动作已然否定疑问。这些虚词在重叠式中语义明确，功能固化，是理解方言重叠意义的关键。

其五，结构固化与语法功能转化。许多特色重叠式，特别是带“的”的格式（如“V—V的”、“要V要V的”），其整体结构趋于固化，语法功能从动词性转向形容词性或状态描述性，使得它们更像是一个描述情状或状态的固定语法单位。

这些特色的形成根植于四川方言自身的语法系统和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四川方言作为西南官话的一支，保留和发展了不同于普通话的体貌表达系统。“倒”、“起”等持续体标记的活跃，为“V倒V倒”、“V起V起”等重叠式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方言作为活生生的口语，其动词重叠的丰富性，特别是“V—V的”这类生动形式以及临界情态表达，反映了口语交流中对生动性、形象性和细腻情态的表达需求。这些重叠式能惟妙惟肖地模拟动作情状、传递说话人的主观感受，极具表现力。最后像“V没V”这样的格式，结构简洁紧凑，表意清晰直接，体现了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原则，符合日常口语高效交际的需要。

3 与普通话的对比及思考

四川方言的动词重叠与普通话在形式、语法功能和语法性质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形式上，普通话以“VV”、“V—V”、“V了V”等自身重叠或简单中嵌为主，而四川方言则拥有大量依赖方言虚词构成的特色形式，如“V倒V倒”、“V起V起”、“V—V的”、“要V不V的”、“V没V”等。语义功能上，普通话重叠核心语义是短时、少量、尝试（如“看看书”、“休息休息”、“想一想”），而四川方言特色重叠则侧重于持续、反复的状态描绘（“V—V的”、“V起V起”）、动作持

续背景下的变化（“V倒V倒”）、临界情态（“要V要V的/要V不V的”）、已然疑问（“V没V”）。语法性质上，普通话动词重叠（VV，V—V）仍是动词性的，可带宾语（“看看书”）；四川方言的许多特色重叠式（特别是带“的”的）整体功能更偏向形容词性或状态描述性（如“灯晃一（啊）晃的”、“肚子挺起挺起的”、“娃娃要哭要哭的”），主要用于描述状态而非陈述动作本身。

4 思考：方言价值与语言生态

四川方言动词重叠形式生动展现了汉语方言语法的多样性。它们是方言自身语法系统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的有效表达手段，承载着特定的语法功能和地域文化内涵。研究这些特色重叠式，有助于深入理解汉语动词重叠的语法范畴和表达潜力，丰富汉语语法理论，也为语言接触、语法化、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方言材料。同时这些充满“川味”的表达，是四川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鲜活地存在于市井生活、民间文艺（如方言剧）中，是地方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结的语言纽带。认识和保护方言的语法特色，如同保护语言的生物多样性，对于营造丰富多元的语言生态环境、指导方言区人群学习普通话具有积极意义。

5 结语

四川方言动词重叠以其丰富的形式和细腻的表达，展现了汉语方言的语法活力。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V倒V倒”、“V—V的”等格式，不仅是语法现象，也是地域文化的声音回响，承载着四川民众的语言习惯与文化性格。在普通话广泛使用的今天，理解与保护方言特色，对传承地方文化、促进语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程莉媚. 四川方言量词的特点 [J]. 雨露风, 2024, (12): 86-88.
- [2] 丁喜霞, 杨彦智. 方志方言材料整理与研究综述 [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24, (02): 98-108.
- [3] 杨雪. 广安方言谓词重叠式研究 [D]. 辽宁师范大学, 2023. DOI: 10.27212/d.cnki.glnsu.2023.001332.
- [4] 刘文垚. 四川方言重叠词研究 [J]. 青年文学家, 2019, (05): 182-183.

作者简介：左娅婷（1998.11—），女，汉族，为四川内江，目前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